

彻底砸烂中国医大八年制

第　一　集

红代会 中国医科大学 红卫兵
红旗公社 編

一九六七年六月

最 高 指 示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慨，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艾奇逊所说的‘西方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在这个影响或改造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给中国‘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随着也就产生了中国这类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并使农民破产，造成了广大的半无产阶级。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編　者　按

当前，文化教育战线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发起了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全面的大批判。

十七年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化教育领域内顽固地推行了一条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反动路线，他们通过自己所安排的亲信和爪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蒋南翔之流，下黑指示、传黑命令，他们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以至封建主义的一套千方百计地塞进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中来。

一九五九年以来，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庇护和支持下，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的直接策划和指挥下，旧协和医学院的翻版——八年制的中国医科大学被泡制出来了。这座学校的招牌虽然变了，虽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为了掩饰其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目的，给中国医科大学的办学和教育方针起了一个好听的名词"党的领导十旧协和"，但是剥开陆定一黑帮所谓"党的领导"的画皮，旧协和的骨架和阴魂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今天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宣判了刘邓教育路线的死刑，为了使大家能更清楚地了解医大资本主义复辟的本质，更深入地揭发、分折、批判中国医大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办学方针和教育路线，我们把人民日报记者陈柏生同志写的一篇报导"血泪斑斑旧协和"作为一份参考资料印发给大家。应该说明的是，陈柏生同志的这篇文章早在1964年秋就已写成，并在当时准备作为阶级教

育的一份材料在人民日报及北京晚报等报纸上发表。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张子意、吴冷西等秉承其主子刘少奇的旨意，却扣住此文，不准发表。当时正在协和医院搞社教的原卫生部党组书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徐运北按照旧中宣部阎王们的指示，胡说什么："这些都是过去的材料，早已批判过，现在不一定要发表。另外文章中提到的一些专家教授现在还工作，如果发表该文，恐对他们不利……"等等。于是，就在"协和社教后发表"的借口下，把稿件扣下了。

很明显，这里有鬼！这些家伙深怕旧协和的材料一旦披露，革命群众就会顺藤摸瓜，穷追猛打，就会挖出现在正在在逐步恢复，全面复辟旧协和的根子，就会把包庇医药卫生界一大批牛鬼蛇神的后台老板一个一个地揪出来，而这个根子和后台就正是陆定一、钱信忠等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句话，他们就是怕革命群众起来造他们的反。

医学科学院院刊编辑室的部分革命同志曾对徐运北的黑指示进行了抵制。他们冲破阻力，将"血泪班班旧协和"一文在院刊上发表。但在当时强大的压力下，该文只能登在院刊附页上，而且只能供各级党组织参考。

欠债总是要还的。在毛主席亲自点燃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旧协和阴魂不散的问题又重新被提了出来。现在，我们把陈柏生同志的文章作了少量局部的补充和文字上的修改，重新印发给大家，使大家能把今日陆定一办的中国医大和当年美帝办的旧协和进行全面对比，揭发、分析和批判在医大资本主义复辟的实质。

医大红旗公社批改筹备组

血泪斑斑旧协和

前　　言

从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现改为人民路)拐进东单三条人们就会看到路北矗立着一座宫殿式的建筑。红门绿瓦、白石雕栏，飞阁重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里便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再往东一点，就是一座新建的米黄色的八层大楼，这里便是八年制的中国医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的前身是北京协和医学院。这座八层大楼未盖成前，学校就设在医学科学院那里。北京协和医院(现改称反帝医院)是它的教学医院。

全国唯一的八年制大学——中国医科大学是旧中宣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秉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旨意在1959年办起来的。他之所以选择过去美帝办的协和作为办医大的基地是有他罪恶的目的的，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医科大学的革命小将遵循毛主席的"造反有理"的教导，起来造了卫生部、医学科学院、医大党总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他们揭发出大量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已在中国医大全面复辟，旧协和的阴魂已经完全复活了，这就是陆定一之流办八年制医大的目的！现在中国医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乘胜追击，全面揭发批判建校几年来所贯彻的一整套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教育路线，他们决心彻底砸烂这所同毛主席教育路线唱反调的八

年制医科大学，杀出一个红彤彤的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医学教育制度来。

不太了解旧协和医学院情况的人，可能以为协和是一个单纯的医院和医学院。可是如果了解了从协和开办起到人民接收为止的历史，你就会知道，协和绝不是单纯的医院和医学院。它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一个文化侵略据点，是美帝藉办“慈善”事业为名而设的试验场和杀人场。在那个时候，劳动人民生了病，除非被选进来，当作试验品，就根本不能进协和。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早在1949年9月就指出，帝国主义为了加紧侵略中国，“需要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给中国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毛主席的这段话精辟地分析了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办协和的根本目的。毛主席还说：“美帝国主义比较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美帝国主义一贯吹嘘，这是“美国对中国的友谊”。呸！这是十足的强盗逻辑，将“侵略”说成了“友谊”！

当我翻阅了一部分有关协和过去的材料，访问了一部分过去遭受美帝国主义残害的人，了解了协和的工人，护士和爱国的医生过去的痛苦，了解了美帝国主义到底为什么要到我国来办医学，了解了美帝国主义对我国人民的所谓的“慈善”、

"善意"、"友谊"等等，到底是什么货色……。看的听的越多，了解的越深，心情就越不能平静。

美帝国主义分子虽早在一九四九年就被中国人民的铁拳赶走了。但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流毒至今还没有肃清。我们更不能忘记，它仍然侵占着我国的台湾，仍然在威胁着我们祖国的安全。而且在世界上别的许多国家里，美帝国主义的"和平队"象过去在我国协和一样，披着"友谊"的外衣，还在干着强盗的行径，当我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恨不得马上把我了解到的旧协和美帝国主义干的许多罪恶事实，如实地写出来。

"友誼"，还是侵略？

北京协和医学院原是美帝国主义借办"慈善事业"、"教育事业"之名，对中国人民进行长期文化侵略的堡垒。最早，它叫做协和医学堂，是在一九〇六年（前清光绪三十二年）由美国公理会、长老会、美以美会、伦敦会、圣公会和伦敦医教会等六个英美教会创办的。校舍只有一座小灰楼，就是东单东帅府胡同东口今日协和的公共卫生楼。据说，这座小楼是由前清慈禧太后搜刮老百姓的钱盖的。这个学堂很快得到了媚外的清政府批准立案。到了一九一五年七月，美国"煤油大王"洛克菲勒控制接办了这所学堂，并重新改组创建，改名为北京协和医科大学。一九一六年洛克菲勒买下了东单三条前清豫王府。由美国建筑师负责，把豫王府拆掉，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前后费了四年时间，建成了现在这座宫殿式的大

楼。又把豫王府的马房改建成协和礼堂，专供宗教演讲和交际之用。据说在这次建筑中，美国人还捡了一宗歪财，从王府的地下挖出了大批金银饰物，有元宝，还有一个金的罗成盔。

一九一九年美帝国主义分子把这所学校的校名改为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设医科、护士科和实习医院。医科第一班学生一九一九年开始在未全部盖成的新校舍里上课了。一九二〇年护士科第一班学生也开始上课。一九二一年协和新校舍十几幢楼房全部盖成，一月协和医院开始接收住院病人。九月还举行了新校落成的开幕典礼。

这所学校和医院的建筑规模在当时是很大的，建筑形式是极端夸张的。建筑的外观是中国式的，飞阁重檐，但内部却是欧美式的，洋气十足。还有自己的电气、煤气、蒸汽、暖汽设备等，构成了在中国土地上的一块"独立王国"。建筑用的琉璃瓦、砖和木料等等都是特制的。参加建筑的许多高级技术工人，据说都是过去建筑皇宫的老工人。建筑这座大楼的时候，四周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站岗。在这里我国工人像奴隶一样劳动着。这座漂亮的大楼完全是用我国劳动人民的血泪浇砌起来的。

美帝国主义者在我国北京盖这么一座楼是有他们的邪恶用意。老洛克菲勒的儿子洛克菲勒第二，在协和举行的开幕典礼上就曾经趾高气扬地说"这座建筑可与皇宫'比美'"。他原来是想要盖这样一座大楼来压倒我国的皇宫，在我国人民面前显耀他那发臭的金元。

美国的"煤油大王"洛克菲勒为什么远隔重洋跑到中国来办这么大规模的医学校呢？这里还是先让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双手沾满全世界劳动人民鲜血的美国的"煤油大王"洛克

菲勒吧！他是美国八大财阀集团中最大的一个，比“钢铁大王”、“汽车大王”拥有的剥削资本还要多。是美国反动政府的实际操纵者。美国侵略中国所提出的臭名昭著的“门戶开放”政策，就是在他的授意之下拟定出来的。他榨取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血汗。为了进一步侵略，为了进一步奴役全世界劳动人民，为了进一步推行美帝国主义政府的全球性侵略计划，便用剝削来的一小部分臭得发霉的金元，以“慈善”、“友谊”、“赎罪”为名，在一九一三年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洛氏基金会，其目的之一，是为了使他的财产避免抽税，另一方面，可以用这笔钱来做投机买卖，更主要的是以此来推动大规模的世界性的文化侵略和经济侵略。策动侵朝战爭的臭名昭彰的已经死去的战爭贩子杜勒斯就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据洛克菲勒之流说：创办协和是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是“善意”，是办“慈善事业”。这班杀人不见血的强盗眞是无耻已极，当面撒謊，硬把侵略说成是“友谊”。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这是一种怎样的“慈善”和“友谊”吧！

洛克菲勒为了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曾经进行过长期周密的准备工作。远在一九〇八年，他就派遣芝加哥大学两个医生到中国，日本和印度进行过教育考察。一九一三年成立了世界性的文化侵略组织——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后，更加积极地推行着对中国的侵略。接着，在一九一四年一月洛克菲勒甚至亲自出马在美国召开了中国问题会议，策划对我国的侵略，参加会议的都是些所谓“中国通”，其中有美国哈佛大学的伊利亚特，中国北洋大学的创始人丁尼，洛克菲勒的参谋长，历任美国駐长崎、海参威、大连、哈尔滨、汉口领事的顾临（一九二八——一九三五年被任为协和医学院的代理校长）等

美帝国主义分子。这个会议彻底暴露了洛克菲勒之流侵略我国的野心。洛克菲勒在会上狂妄地宣称："我认为洛氏基金会是……以全世界作为它的活动范围（按：侵略范围）。……我们对中国问题研究了许多年。我们认为基金会必须注意到中国巨大变动的发生（指辛亥革命），提供了空前未有的机会"。（见中国问题会议记录）他们所以这样垂涎中国，正像后来他们自己所供认的"由于中国人多地大，显然可以获得有意义的和有用的结果，应竭力推荐基金会打入中国领域"。（一九三三年《协和现状与需要》）他们还恬不知耻地供认："我们在其他地方所犯的许多错误，使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及信念到中国完成我们的职务。"（中国问题座谈会记录）

为了更慎重起见，洛克菲勒前后于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两次派出考察团到中国来，对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一九一四年调查团来中国前还会见了美国总统，他表示"对这次调查的目的感到衷心的兴趣"。（《医学在中国》序言）这充分说明洛克菲勒的侵略活动是美帝国主义政府侵略计划中的一部分。调查团还带着美国国务卿、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中国驻华盛顿公使的正式介绍信，到北京晋谒了袁世凯，他们和中国反动政府是正式勾结在一起的。

经过调查研究，他们认为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们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反动政府的政治情况，认为"政府领导人物有百分之六十二是在日本、美国和欧洲留过学的"，"都特别易于接受我们的领导"。他们认为当时中国正是一块可供宰割的肥肉，他们说："这个国家现在实际上是柔顺的，是胶体状态的。但从历史的眼光来判断，在不久的将来，它将像墙上的粉浆固定了。现在雕塑它比将来更容易。"美国

应当抓紧一切时机，压倒一切别的帝国主义国家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中国需要一个稳健的、能干的，在别国有经验的国家来压倒其他国家而成领导者来雕塑住一套制度。”于是他们就急急忙忙地开始进行文化侵略，以驯养一批奴才，想把刚刚冲垮了封建君主专制体制的处在内忧外患之中的中国塑造成美国的殖民地。他们一再声称：“现在是中国史中未有的好机会，可以大量将西方的思想（殖民地思想）带入中国。”甚至“我们宁愿在其他地方有些牺牲，但不可失去所有机会中最好的机会，……黎明不会再度唤醒人们。”（以上括号均见中国问题会议记录）于是强盗成性的美帝国主义分子乘人之危对我国进行了紧张的侵略活动。为了具体策划对我国的文化侵略，一九一五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纽约正式成立了一个专门侵略我国的机构——洛克菲勒驻华医社。这个医社的主席是美孚公司的主席派克。其他成员有大通银行的副经理罗克，人寿保险公司的财政副主席厄克，帝国信托公司的主席马赛，国际通用电力公司的经理赫拉德，伊鸟里铁路经济委员会主席亨利，都是美国垄断资本家的代理人。这个医社后来成为直接控制协和的机构，是美帝国主义通过医药卫生事业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总参谋部。这个医社成立后，就确定了在北京和上海办两个医学校（上海医校后来没有办成）。洛克菲勒驻华医社成立后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一九一五年七月一日拨款控制接办北京的协和医学堂。这就是洛克菲勒创办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简单经过。

洛克菲勒为什么要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要搞教育，而且要办医学，并且又要把这个医学院办在北京呢？这是有他的深远打算和险恶目的的，这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深刻

地揭露过。他说："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友谊"，还是侵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五一页。）这些问题也可以从美帝国主义的自白里找到答案。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说得很露骨："哪一个国家能作到教育这一代的中国青年，那一个国家就将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得最大的收获。""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化一些钱，能够比用别的方法收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可靠的。"曾任八年协和医学院校长的美帝国主义分子顾临更是露骨地供称："我们相信用一百万来支持各大学对蒋政府来说，其政治上所产生的力量要比用二百万来维持军队会大得多。因为军队可以叛变；至于循此而培养的学生将更为驯服可靠。"（一九三一年顾临给兰安生的信。）美帝国主义者是深深懂得进行精神侵略的重要性，他们在进行大规模的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也时时地加紧文化侵略以取得"精神上的支配"。什么叫"精神上的支配"？说穿了就是美国在中国办教育要培养一批忠心为美国服务的奴才做为美帝国主义者统治中国的工具！他们供认："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是训练一些领导人物做我们所愿意他作的事"（中国问题会议记录），这里就说得更清楚了。美帝国主义者就是这样利用了所谓的"协和标准"的幌子来骗人，驯养了一批奴才，他

们就达到了"以华制华"的目的，文化侵略就是这样为其军事、政治、经济侵略铺平道路。

洛克菲勒又为什么要在中国办医呢？他们自供："卫生工作是无党无派的工作，不管政权如何改变，它仍使人民感到兴趣"。他们作了详细的比较后，认为："我们在选择任何计划时最主要考虑的问题是它能起什么影响。……在一个主要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如能办各种工程教育是合理的而且欢迎的事，但在中国办事业（侵略！）成功与否与'慈善'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们认为在中国办工业是完全不合实际的。我们相信最聪明与最便宜的是集中办医。医学教育对工农业以及各阶层的人都有贡献"。他们还供认："在中国行政上，各大学是否能够用社会科学的训练来起很快的作用，尚属疑问。在公营或私营事业中都需要受过训练的有能力的行政人员（帝国主义的买办），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这样一个学校的不可避免的政治复杂性是否能容许它不受政治上的影响。"（以上均见一九四六年洛氏基金会调查报告）以上就充分暴露了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到中国办医的狼子野心，根本不是什么"友谊"，根本不是办什么"慈善"事业而是因为医学更易于迷惑人，更能掩盖他们进行恶毒的精神侵略的本来面目。而且，办医可以不受政治影响，能够在当时处于大动荡中的中国，长期地，不受影响地进行文化侵略，因此集中办医是最便宜和聪明的事了。这帮帝国主义分子的确是擅长于侵略的能手。以至于在解放十几年后的今天，这种文化侵略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无怪乎有人还在以"医学与政治无关"等为幌子在恢复旧协和，明目张胆地复辟资本主义，散布亲美、崇美的奴才哲学。至于这个医学校为什么要办在北京呢？这是因为："首先，她差不多

连续做了三个朝代及共和国的首都，她看起来似乎如果在中国发生巨大的政治变化，她将继续做首都的……。因为是首都，北京是全国教育的中心，同时是最高政府所在地，所以不仅影响教育界人士，同时也有机会影响行政官吏，这点在中国的哪儿也找不到。”（《医学在中国》第三章第六节），可见美帝国主义用心之毒！

美帝国主义的目的果然没有完全落空。他们的确通过协和医学院培养出一大批忠实于他们的奴才，控制旧中国的卫生事业，扩大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他们自己认为：“因为协和维持了很高的水准使它的影响大为扩张，其扩张主要是通过本校最好的毕业生在重要的政府或私人机关去工作。”（一九三三年协和现状与需要）。一九二九年顾临给前洛氏基金会文森的信中就得意洋洋地说：“兰安生（在中国创办公共卫生科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将李××安插在上海卫生科，李××安插到天津新建的卫生科去，兰安生的最能干的助手之一×××不久将调去担任政府设立的助产学校工作，刘瑞恒如不是兰安生的努力，不可能得到卫生部长的职位。”兰安生自己也做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内政部的名誉顾问，并命令刘瑞恒改组中国红十字会，使之为美帝所掌握。就是这样，解放前协和的毕业生分布到全国，扩大了美帝文化侵略的影响，很明显，洛克菲勒所以到中国来办一个高级医学校，是因为它要训练一些听从他的指使的奴才，通过这些人可以控制中国政府和医学卫生文化事业，可以通过这些人来传播美国思想和美国生活方式，最后把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这就是美帝国主义侵略的狂妄野心，而美帝国主义却一贯地把这叫做什么是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善意”、“慈善”。这也就是美国“煤

油大王”为什么要远隔重洋跑到我国北京创办协和医学院的眞正的目的。

“美国州立大学”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中国的一所学校，办在中国的土地上，但它却是在美国注册立案，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管理部发给协和办理医学教育凭证。学校的教育政策，教育制度，聘任外国教员以及医疗、行政制度等等，大权都操纵在美国人手里，由洛克菲勒驻华医社全部控制着。医社设在纽约，在协和有驻中国代表，这个代表就是协和的实际当权者。据他们自己供称，控制协和的王牌是美金，而美金就是鞭子。他们明目张胆地说：“他们那般中国人不敢忽视顾问，（美帝国主义分子），因为他手中拿着鞭子，如果他们不服从他们指示——如果他们忽视他，就断绝支持。”（中国问题会议记录），为了使协和符合于美国创办人的目的，学校的教学、医疗、行政制度无一不是以美国化为标准。学校的课程是按照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和约翰霍浦金斯医学校设置的。任何改革必须得到纽约的批准。教学完全采用英语、课本讲义、讲课、笔记、谈话，以至房屋标志都是用英语。一九三〇年两个学生在实验室里说了几句中国话，解剖系主任福秦因马上就提出警告：“在协和只有英语才是合法的语言”。直至北京解放一年多以后不学无术的美帝国主义分子窦维廉还坚持要学生用英文报告论文，在许多同学强烈反对下才获得他“用英文感到困难的同学可用中文”的允诺。仪器、药品文具，一切日用家

具，甚至连上厕所用的手纸，都是从美国买来的，走进协和就好象是到了美国一样。

一个学生要想考入协和，首先就得缴纳十块银元的保证金，才能报考。考上以后，每个学生每年要交纳大宗的学杂费才能入学。以一九四〇年入学学生的用费计算，每个学生入学，要交学费一百元，膳费九十元（以十个月计），住宿费三十元。此外书籍费、杂费、显微镜租用费、试验室器具损坏费等，又是一笔很大的钱。还需自备一些仪器，如动脉夹、探针、解剖刀、鼠齿钳、止血器等等，第二学年，还要自备听诊器、血球计、血容计及头镜等。而且每个学生还要自备白衫，为到病房和诊室中穿用。这样如果连零用等都算起来，每年至少要六百元。虽然美帝国主义假惺惺地设立了一些奖学金来引诱学生，但那只是少数，当然那时候能够考入协和读书的都是一些官僚地主等有钱人家的子弟，劳动人民的子弟是根本不敢问津的。

美帝国主义用培养高级技术人员、发给纽约大学医学博士文凭，保送留美，和优厚的物质待遇等办法，来引诱中国青年走上崇美和甘愿给它充当奴才的道路。

它采用一整套资产阶级的没落的教育制度，提倡资产阶级的所谓“天才教育”。开始它在北京的燕京大学设立预科，学生必须在预科念完三年所谓自然科学基础后才准进入本科学习。后来预科停办，但在协和医学院简章中又明文规定：入学程度需念完六年中学后，在本学院招考委员会所认可之大学曾读毕下列课目者，即（甲）国文一学年，每星期5小时，（乙）英文一学年，每星期3小时，（丙）英文以外第二外国语一学年，每星期5小时，（丁）生物学一学年，每星期9小时，（戊）

化学二学年每星期9小时，(己)物理学一学年，每星期8小时……。总之，学生在进入本科之前必须学完至少三年的自然科学基础。因此学习时间漫长，学习内容脱离实际，科目繁杂。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提倡“天才教育”，任意淘汰学生，提倡死读书和个人竞赛。五六十个学生考入附设在燕京大学的医学预科，三年之后有二十几个人可以入协和；再过五年，只剩下几个人能够读完本科和在院内各科任职；再过四、五年才有一个人爬上“宝塔尖顶”当住院总医师。当了住院总医师以后，留院任教或者出洋留美就都不成问题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人爬上塔尖就要有几十个人被摧残，象一九一九年考入预科一年级的原是二十一名学生经过八年学习，最后到一九二七年时，二十一人中仅有四人毕了业，这是一个多么阴险和摧残中国青年的奴化教育制度啊！

在这种制度下，协和有不少学生就变得极端自私自利，彼此之间明争暗斗，为了使自己能够留下来，就希望别人被淘汰。自己学会的故意装傻，害怕别人知道，自己不会的，不愿意向别人请教，害怕别人看不起。有的甚至藏匿图书，不让别人用，有的弄虚作假，逢迎师长。一般的都是死啃书本，离开教室，实验室就钻进图书馆。许多学生怕被刷掉，整日把自己埋在书堆中，每天晚上读书总得到深夜两三点钟。而教师呢，在美国的“天才教育”制度下，在教学上，对学生则完全是采取高压多灌的手段。教师凭自己的兴趣讲课，一门课程由几个教师分别讲授各人一套给学生留下大量参考书，把学生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又用“分数”来麻醉学生的头脑。一个名叫华××的学生，为了写一篇论文，不得不在两个月看完一百七十多本被指定的参考书。学生每次做生理实验，为了要交上

一张合乎“标准”的图不得不从下午两点钟做到深夜。同时学校采用美国的考试制度，规定七十分为考试及格的标准，经常采取突然袭击，对学生进行考试。这样，有的学生为准备教师的考试，不得不拚命开夜车，不少学生的身体遭到了损害。念书的时候愈是微小偏僻不应注意的小地方愈是拚命地去死记，为了能在考试时胜人一等。同学之间勾心斗角隔着一道无形的高墙，未毕业就想散伙。

北京的学生，是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的；但协和学生在美国标准，美帝制度美国思想的毒害下，不问政治。历次学生运动，协和学生都不参加，别的学校的同学登门邀请他们也是置之不理。对祖国对人民漠不关心，一心想的是出洋留美。他们甚至在北京被中国人民解放后，可以“热情”地去欢送被中国人民赶走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博爱理和娄克斯等，有的还坚持同这些中国人民的敌人照像，而却不愿意参加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典礼，不愿意参加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在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斗争中，也就是这些协和的学生对筹备慰劳志愿军漠不关心，更有的少爷竟然认为“出一些钱，就算了，就好像把臭钱掷给乞丐！”反细菌战实验室要借用房子，他们竟然不愿意借！这那里像个中国人，完完全全是中国人民的败类，是美帝的奴才！

协和(union)这个名词是多么“动听”，据说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挑选了这块“金字招牌”是为了表示“中美联合”、“中美友好”。一些美帝国主义的奴才，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祖师爷”也极力吹捧“协和标准”。甚至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以后，有人提出要取消“协和”的招牌时，这些资产阶级专家还极力阻挠恬不知耻地叫嚷什么“‘协和’在全世界都有名，全

世界都知道，不能改”等等谬论，就在这表示“中美友好”的金字招牌下面，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中国人民干尽了丧尽天良的罪恶勾当。进行了大量的特务活动，培养了一批甘当美帝国主义奴才的“协和标准”的“高材生”。也就是这批协和毕业出来的“高材生”，当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欢庆自己的祖国解放的时候，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却惶惶不安，对美帝恋恋不舍，对新生的祖国抱着怀疑，更令人气愤的是其中将近有六分之一的人随着被中国人民赶走的美帝国主义者，蒋介石反动派离开解放了的祖国人民，跑到了美国，台湾和香港等地，甘愿当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政府忠实的走狗。解放以后，又有多少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疯狂地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沦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有的协和学生本身就是被美帝国主义者雇佣的特务分子。解放初期被中国人民政府依法逮捕的协和学生钱宇年就是在美国战略情报处工作过的美国特务，这个反动家伙就是一九四七年由美帝国主义分子博爱理（前燕京医务系主任）直接介绍到协和来的。这些就是美帝国主义要培养的符合于它的目标的人，这就是美帝国主义的“协和”标准，这就是所谓的“中美友好”。

“治病”是一种侵略手段

旧协和是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据点，“治病”是一种迷惑人的外衣，是一种侵略手段。从这里我们就不难看清美帝国主义这个魔鬼的罪恶面貌。现在我们来看看旧协和究竟是

怎样对待病人的。

旧协和外科学系病理主任司匹斯曾经赤裸裸地说:"医学院开办的这医院里，病人一般可分为二种，一种病人是有钱的,像在任何商业上一样，毫无慈善可言，病人要得到什么就付出钱来。另一种病人明白说来是沒钱治病的，把他们弄进医院来是为了教学目的,不是因为慈善,也不是因为病人需要治病，主要的目的就是将病人拿来作教学的实例。如果病人所患的病不被认为有兴趣或不适于教学的话，就根本不让进院。美帝国主义分子在这里讲得最露骨不过，不管是有钱的病人,还是沒钱的病人,根本就沒有"慈善"这回事。

这里，我们来看一看旧协和头、二等病房的收费情况，也就可见一般了。当时，头等病房规定每日房费银元十元到十四元,如专用外国护士一人,每天还须付酬金银元十元，用中国护士一人每天另付酬金五元。在住院期间,还可自雇仆役,每天上下午都可探视病人。二等病房每日收费四元至七元。探视病人时间每天下午均可。除开大地主、大买办、大官僚,还能有什么人可以付得起这样高的住院费用呢？即使还有少数人可以勉强付得起,但美帝国主义分子也不给他好好治病。

为了要勾结、利用大地主、大买办、大官僚对我国和我国人民进行侵略,旧协和对这类人来看病,的确是照顾的无微不至的。不过这类人到协和来看病，大都不是眞正有什么大的病,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到协和一来就包一层楼,一住就是几十天,随意挑选指定自己看中的护士,把护士当做一种高级使女来侮辱。他们是把协和当做一种特殊的高级娱乐休养场所。

对一般人来说,过去凡是到旧协和看过病的人,对旧协和

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就多少有一点理解。北京民间曾经流行过一句话:“到了协和，有死沒活”。一个产妇住进医院往往沒有人照顾，到时候，小孩自己生下来了，医生还沒到。在旧协和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一个病人被医生诊断认为已经死亡，签了字，送到太平间去了，可是这个病人在太平间里突然坐起来了，吓得抬尸的人以为见了鬼，其实是病人还活着。这好像是在讲故事，然而这却是事实。

1931 年骨科有个农民叫朱西河，因髋关节脫臼而到协和作复位术。骨科主任，美帝国主义分子米特纳给他作手术后严重感染而形成一个大脓肿。第二天米特纳给他引流，在手术时，竟然切断了股动脉，病人立即发生下肢坏疽，继而发生中毒，昏迷而死。

老北京的一些市民，对美帝国主义办的旧协和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北京市民蔡××在北京解放后回忆说:“记得十多年前，我的祖父曾经对我说过:‘协和医院去不得呀！那是害人的地方，你的叔父是在那里拔牙死的，你的外祖父肚子痛去协和医院看病，回来在路上就不行了’。”这就是中国劳动人民对旧协和的印象，他要他的孙子记住美帝国主义办的协和是个什么地方。

1930 年的七、八月间，北京发生了一个轰动一时的骇人听闻的剖尸案件。病人是一个人力车工人，名叫宋明惠。因患破伤风症死在协和。病人死后，他的哥哥宋月山，妻子宋崔氏带着裹装的衣棺到协和领尸，当时医院工作人员将他们挡在门外，不准他们亲自含殓，要由医院装殓好了，把棺木抬出来。为什么不准自己的亲人最后看死者一面，不准亲人验尸呢？宋崔氏非常怀疑，突然闯入屋内，见了宋明惠的尸体，竟

被吓得晕了过去。

当时北京《新晨报》《世界时报》等许多报纸都有记载。下面是一九三〇年八月十日《世界时报》的记载：

“协和医院被人控告案，头脑脏腑剜剖一空

并未征求家属同意……”。

美帝国主义在协和残害我国劳动人民的恶霸行为，从这里可见一般。可是，那个时候我国人民是无权的，反动政府和美帝国主义是互相勾结同出一气的。同时美帝国主义分子还有治外法权的保护。这个案件，当时的反动地方法院检察处，竟认为证据不足，不予起诉。

其实，过去协和，美帝国主义分子不得到病人家属同意，任意解剖中国劳动人民的尸体，已经是一种公开的秘密。当然，对一个医生来说，如果征得病人家属同意，按照尸检规定进行尸检还是不错的，但是美帝国主义分子却是蛮不讲理，用欺压的办法强行剖尸，甚至把病人活活弄死，拿来作试验品，美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罪恶地残害我国劳动人民。

不仅对一般劳动人民，而且就是当时住进协和医院的一些著名人士，也受到了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惨害。这里不妨举一两个例子：

1934年7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系教授李特成到协和治病，由协和外科系瘤组主任司匹斯行颈部肿物切除术。已查明李特成颈部所生为良性瘤子，对生命并无危险。但司匹斯竟然连开三次刀，李特成终因失血过多，第三次术后抬进病房就死了。

著名资产阶级学者梁启超在协和医院治病，由于不负责任的诊断而被白白切掉一只右肾。而给梁启超治病的除美帝

国主义分子外，负主治责任的还有当时协和医院院长，中国医生刘瑞恒，这是一个美帝国主义培养出来的得意奴才，曾由美国大特务兰安生安排当过国民党的卫生部长，是美帝国主义的一条忠实走狗。

美帝国主义分子在协和胆大妄为，无恶不作，就连孙中山先生也不能幸免。

1925 年 1 月 26 日下午，孙中山先生因肝病连日剧烈发作而入协和医院。当日下午 6 时，由美帝国主义分子，外科主任泰勒施行手术，发现是肝癌并已转移。因无法切除故又关腹。孙中山先生住院二十余天，治疗毫无效果而出院回家休养，延至 3 月 12 日上午病逝。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决定用医学方法保存遗体，于是次日即由协和解剖学系裹教授，美帝国主义分子史蒂文森对遗体进行防腐处理。当时他提出要把内脏全部取出，再充塡防腐东西，而内脏要由医院“保存”以便研究。但此建议遭到拒绝，家属要求内脏全部火化，用保存骨灰的方法用瓶保存。谁知就在放防腐药品的时候，协和病理科主任，美帝国主义分子克希，竟借口检查腹内情况而把孙中山先生的肝脏偷去，私自制成标本，而对家属却说内脏已全部火化。这件事直到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即 17 年后才揭露出来。

现在北京协和医院病案室的尸检报告内还放有孙中山先生肝脏制成标本后的大照片和切片。

拿病人当作动物作活体实験

美帝国主义把旧协和作为训练美国文化特务和它在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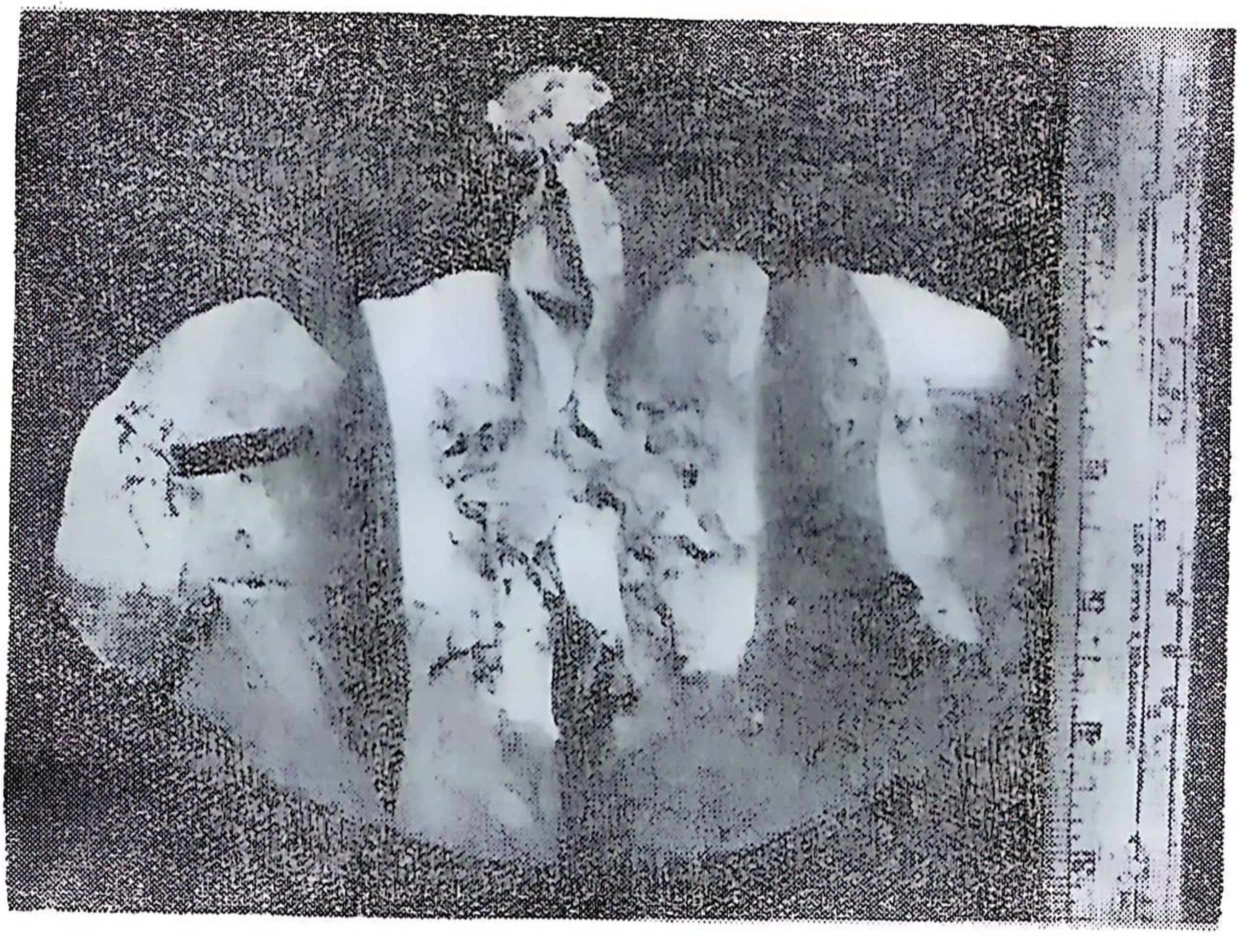
的代理人——文化奴才的一个理想场地。它把一些美国青年和少数所谓专家送到中国来，给他们在本国得不到的很高的地位和很好的待遇。用中国人民的血泪，把他们培养成替它死心踏地服务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们中间许多来到协和以后，就骑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奴役中国人，随便拿病人作活体动物进行罪恶的实验，来提高技术，猎取金钱和名誉。他们高兴的把这看成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在本国得不到的好条件。

协和生化科主任，美帝国主义分子窦维廉在美国《科学月刊》发表的一篇“四千种食物的试验”的论文里，侮辱我国人民说：“我从来就有一种感觉，中国人民不仅是一种原始民族，而且从食物方面来看，也是缺少应有的权利的。……在中国，用人代替马来拉车，是因为人重60公斤，马重600公斤，而维持这个机器较之马来的更经济、更合算……”。就是这个窦维廉，曾经勒令三个中国工人每天只许吃白薯，一连吃了五到八个月，然后写成了他的“白薯的营养价值”的论文。有一次，他为了作钙的代谢实验，派人去收买了一些旧牙刷把，其中有许多是腐坏发黑的，而且杂有脏鬃毛，让人用磨子磨碎后，送到育婴堂去给孤儿吃，以观察他的试验结果。

美帝国主义分子为了取得病人某一器官，研究某一种药物，或作某种实验，所残害中国劳动人民数字现在已无法统计，这里只举一些例子。

1922年11月30日一个叫做张琪玖的儿童，被一粒花生米卡住喉头而来协和医院治疗。耳鼻喉科医生斯莱克为了取得这孩子的肺部作标本，竟残暴地用橡皮管故意把花生米捅到支气管的分枝处。当时在场的一位中国大夫建议把孩子翻过身来，让他咳嗽、哭泣，花生米就能出来，但斯莱克不准。这

样孩子就活活憋死了。斯莱克获得了这个无辜小孩肺部的标本。



照片 1 这就是被美帝国主义分子斯莱克残害的张琪玖的肺部标本

一个叫武云亭的妇女，患慢性痢疾、营养不良和贫血，1940 年 4 月 13 日到协和治疗。内科主任司奈伯因为要试验一种叫做“桂皮酸”的药物写论文，就给她服用这种与她的病毫不相干的药，结果病人口唇、口腔粘膜完全红肿，体温增高，呼吸短促，很快死亡。经尸检发现口腔、食道和胃部都有严重的化学烧伤。

美帝国主义分子还企图以哺乳动物的精子在中国妇女身上进行兽性的人工受精试验。协和妇产科主任怀特克尔在给

美国人类生殖研究协会的一封信上说："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就是精子由阴道进入后需要多少时候到达输卵管，并且在输卵管中可以活多少时候……关于这方面的实验，我有一整套计划实验的程序，现在这里已经有人开始给我作。(一)中国妇女阴道的酸碱度……，(四)临床试验：1.用合适的哺乳动物的精子作成各种酸度的悬液，在正常妇女中进行人工受精。……"他已经在一百多个中国妇女身上作了阴道酸碱度的试验，而这一百多个人同时都患有骨质软化症，只是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才被迫停止作关于人工受精的试验。这种兽性的试验真令人发指！这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所谓的"人道"！

还不仅此，怀特克尔这个野兽在妇产科还干了残杀新生婴儿和残害母子两代健康的罪恶勾当。她在一百多个妊娠期软骨病人的身上进行了新陈代谢的试验研究，而不给这些病人治疗，使产妇健康受到危害，使未出生的婴儿形成畸形。

协和骨科美帝国主义分子米尔特勒，假借写一篇中国缠足妇女骨胳变化的论文，竟让一个中年女病人脱光全身衣裤和小脚鞋袜，赤裸裸地拍下照片，还仔细地把他的一双小脚左拍右拍，照了许多象。至今这篇侮辱中国妇女和中国人民的论文、照片，在协和图书馆还可以看到，真是令人气愤。

协和脑系科主任雷曼，看到一篇用狗作放射线照射试验的文章，就用精神病人董小永、吴秋轩作这种研究放射线对血脑屏障渗透力影响的试验，来观察脑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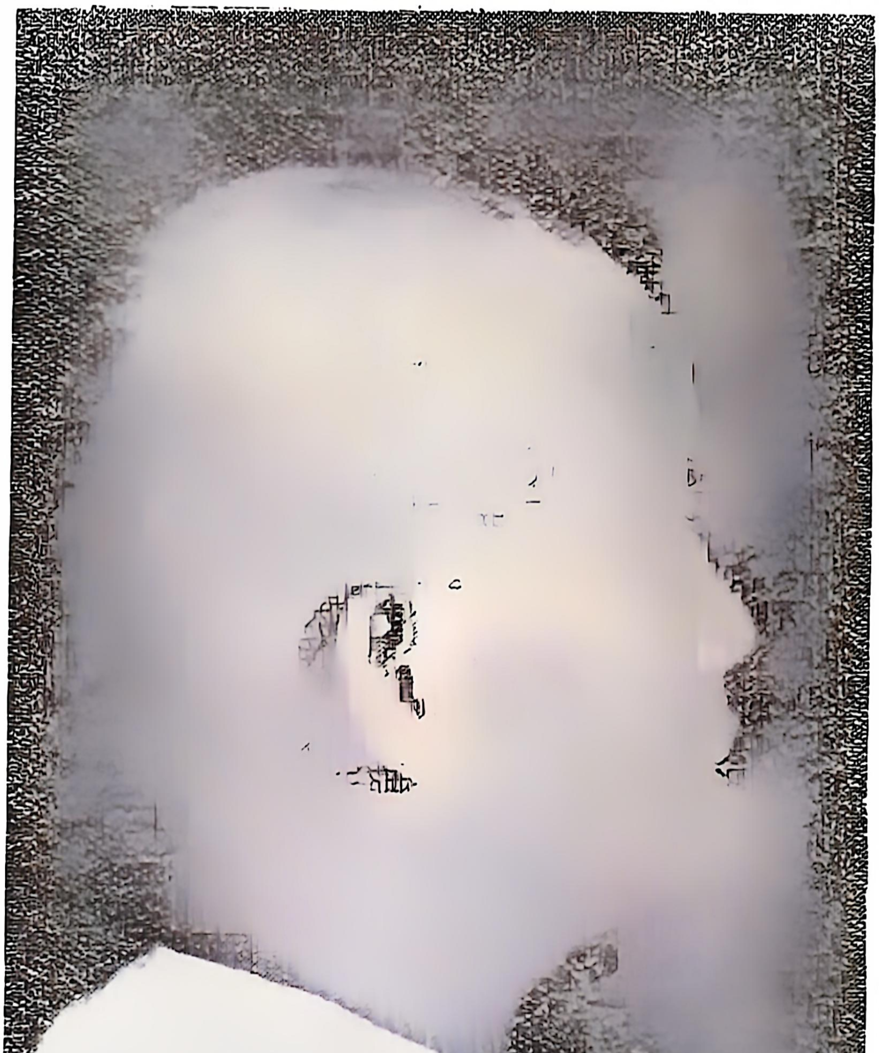
这个残酷的试验是这样进行的：在三天之内，从病人头颅前后左右共分六处，向脑内照射，使脑组织接受了四倍于红斑量的X光（据说是狗脑安全限度内的最高量）。四个半到六

个半星期后，呈现脑血管渗透力增高的现象。精神病症状仍旧，一般健康显著下降。继续照射后，病人头顶皮肤发生溃疡。在照射过程中，病人痛苦得经常用手撕扯灼伤的头皮。一年后，病人都因受严重的放射烧伤，悲惨死去。死前呈现全身僵直，由尸检时照片来看，头皮及头发几乎全部烂掉，露出头骨。尸检时脑组织用肉眼就可见有大块缺损，显微镜的观



照片 2　这就是董小永被照射死后的头骨、头皮、头发几乎全烂掉

察更证明大量脑细胞坏死，并且形成了疤痕。美帝国主义分子雷曼就是用这样血腥的试验得意洋洋地写成了一篇论文，说他在人脑试验和狗脑上试验的结果完全一样。这两个病人头部被照射的标本，过去一直放在协和医院病理科。不久前，这个罪证已被送到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像这样的血海深仇，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



照片 3　这是董小永被用做试验照射后的头皮溃烂情况



照片 4 （说明词同 3）

据了解，董小永，家住北京广安门外赵家村十号，是一个体格健壮的朴实青年农民。1933 年 6 月 15 日入协和医院，当时年仅 25 岁。他从小给地主扛活，后来又租种人家的土地。据他的街坊和他的母亲谈，他为人忠厚老实，18 岁时母亲给他订了亲，22 岁那年因家庭贫困，又因受尽压迫剥削，心里闷闷不乐，以致精神有些失常。后被精神病院送到协和医院。这个在旧社会因受地主残酷剥削以致精神失常的青年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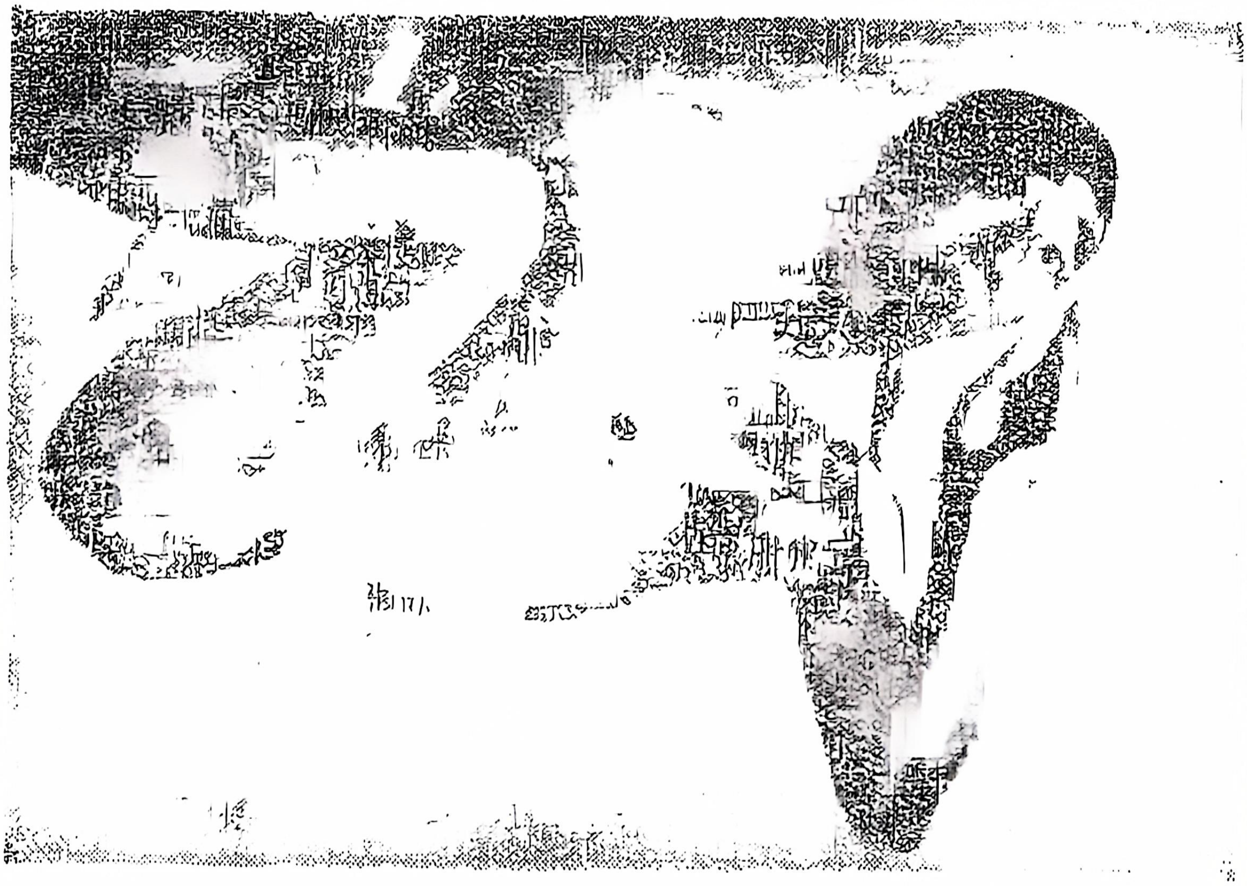
民，竟被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精神病院送给美帝国主义分子杀害了。

吴秋轩，男，30岁，安徽定远人，1935年5月9日进协和医院，病历上明目张胆地写着他是作试验而收进来的，最后亦遭到了董小永同样的命运。

雷曼这个血债累累的刽子手，为了进行试验研究，还和伪北平精神病院勾结，每月由协和津贴精神病院美金9百元，精神病院随时“供给”协和有研究价值的病人进行试验。

雷曼听说卡的阿错抽风药可以鉴别真假癫痼，在1936年就由精神病院调来49个精神病患者，另外还用两元美金试验一次，骗来二十个人力车工人在他们身上作卡的阿错试验。据当时目击试验惨状的病房工人莫福绵告诉我，被试验的人注射该药后，不久就开始抽风、痉挛抽搐，痛苦得有时把病床上的铁条都扳弯了，汗液湿透了被褥。有的被试验者抽风后停止了呼吸，有的引起骨折和脱臼，有的咬碎牙齿，咬掉舌头。而雷曼呢？这个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却以极大的兴趣，在病人上侧和旁边放置了两部电影机，就在病人痛苦挣扎的时候，赶拍他的所谓具有科学价值的影片。有一次一个病人抽断了气旁边的中国医生很惊慌，赶忙进行急救，这时雷曼却走过来不以为然地说：“不要紧，我负责！”又一次，给病人打针后，病人抽起风来滚到电影机镜头外面去了，雷曼的老婆在旁边就大骂：“怎么搞的！电影片子可是值钱的啊！”

最后，雷曼拍下了数十卷影片，写出了他的“学术论文”，仅仅得到如下的结论：“卡的阿错不能用以鉴别癫痼症，唯能激发癫痼，借以观察癫痼症状之用。”而被试验的中国人有的惨死，有的残废，有的脑子遭受到不可恢复的破坏，成了白痴。



照片 5　病人被用来作抽风试验时痛苦挣扎的惨状

美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中进行过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其实美帝国主义分子早在侵朝战争很久以前，在协和就用中国儿童和工人进行细菌试验。

1940 年到 1941 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研究员兰窦亚在协和公共卫生科研究斑疹伤寒和回归热，同当时的反动政府，社会局勾结，调来大批教养院的孤儿，把一、二十只虱子放在一个特制的虱盒里，绑在孤儿身上做试验。一些曾经目睹过这种试验情形的人告诉我，那些骨瘦如柴的孤儿被骗进来作试验时，常常是用绳子拉着或用两个轱辘车一车一车的推进来，带进实验室。名义上说是给他们检查身体，检查完了给好东西吃，可是一、二十只虱子，一绑上孩子们的身上，就一连12 个钟头，不准他们动一动。可怜的孩子被咬的又疼又痒，

悲惨地哭叫起来，可是试验不完，也不能把虱子盒拿下来。

当年曾遭受绑虱子迫害，现在协和洗衣房的工人连清奎告诉我，兰窦亚在他身上作过同样的试验，虱子盒在他身上整整绑了三个多月。兰窦亚威胁他说："你如果不愿意作试验，你就不能在协和工作"又说："你如果把虱子盒拿下来，我会知道"。协和内科教授，美帝国主义分子梅伦纳也在工人身上作过同样的试验，在1927年4月到8月，内科工人明乐斌在试验期间得了三次回归热，几乎送了性命。明乐斌现在北京同仁医院动物室工作，谈起这件事，对美帝国主义切齿痛恨。梅伦纳还为了研究回归热螺旋体在病人体内引起的变化，不顾病人的死活，故意不给病人迅速有效的治疗。回归热病人田玉山入院时体溫高达40.2°C，但病历上却记载着："此病例未用606治疗，因要留给梅伦纳医生试验研究用。"在协和13437号病历上，可以发现梅伦纳为了研究回归热螺旋体在病人体内引起的变化，曾经不顾病人可能很快丧命的危险，故意不予迅速有效的砒剂治疗，却兴趣盎然地描述病人痛苦的表情，"情形不甚佳，今晨起，黃疸益见严重，……"。皮肤花柳科"专家"裴尔斯，曾在大批非洲黑人身上作过锥虫病试验，到协和后，又把活的梅毒螺旋体接种在病人身上，进行免疫试验，一张下疳病患者的照片就是这种试验的罪证。协和工人莫富锦亲眼看见帝国主义分子司奈伯把病人的大便经过一番处理后，再塞给病人吃，这个试验至少重复了二三次。

美帝国主义分子除了拿住院病人，院內工人和孤儿作活体试验外，还特别设立了三个纯粹供试验用的"调养院"，明明是活体动物实验室，却安上了"调养院"这样一个好听的名词，美帝国主义分子眞是把坏事干尽，把好话说尽。

这三个“调养院”设在现今的东城根大牌坊胡同，外交部街，东罗圈胡同，并分为男、女“调养院”。每个“调养院”经常住着二十几个贫苦无告的病人，他们之中有孤儿，有久病的贫苦市民，他们都是被旧协和社会服务部骗来的，说是要免费给他们治疗，让他们住在里面好好调养。凡是进了“调养院”的人，十个里有八、九个不能活着出去，他们被害死以后，器官被割下来拿去作了标本，残余的尸体就被偷偷地给掩埋了。只有被美帝国主义分子认为对他的试验再没有什么用的人才能活着出来，但他也一定病的快死了，或者严重残废了。1929年，有一个视力模糊的病人，被骗进“调养院”后，协和生理科讲师尼基里斯，经常把他关入暗室，和脑系科医生修腾勃共同用电流作脑传电速度实验，实验时用两根针分别插入病人的两太阳穴内，然后通电，病人很快瞎了眼，回家后不久就死了。凡是给“调养院”送饭送水的工人都知道，给这些病人送饭送水，实际是去喂“剖料”。

协和生化科主任美帝国主义分子窦维廉在美国“科学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赤裸裸地供出他们利用旧社会被反动统治阶级造成的饥荒的机会，拿中国人民作“营养试验”的罪行；“中国的饥馑是供我们研究营养需要量的较好机会，在1921 年大饥悲里有一个救济会特地去测验了一下维持人的生命的最低食量……。在同时，这个饥荒里，美国红十字会去雇了 2 万个筑路工人，工作了七个月，每天给他们调配均匀的伙食，混合谷类和蔬菜，产生 2800 卡热量，另一组人只供谷类而不给蔬菜，结果这组人的能力减退很多，并且很容易传染上疾病。这些实验结果的数字是很可靠的，它和实验室用老鼠试验的结果一样有说服力，并且这试验还是用很大数目的人

作的(我们用老鼠试验倒没有用那么多了)。中国各方面的情况正好供我们作大规模的试验……。”

美帝国主义分子在协和有这么一种说法：美国医生所以到中国来，就是因为在中国可以找到很多实际临床经验，可以作专题研究，有无穷“廉价”的临床材料可以利用。明白地说，就是可以拿病人，拿中国劳动人民代替老鼠作活体动物试验。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惨无人道和卑鄙可耻，眞是达到了极点！

奴隶劳动和思想毒化

在美帝国主义黑暗统治下的旧协和，除了沾满了无数无辜的中国病人的鲜血外，也沾满了许多协和人的血和泪。

旧协和里，全体工作人员是被分为三六九等的，美帝国主义分子自然是第一流“人物”。拿工作服来说，就分了许多种，每一种代表一种人的身份。譬如，看门的要穿灰大褂，工人要穿中式蓝短褂蓝裤，仆役穿蓝大褂，男助理员穿中式白褂白裤，女助理员穿绿大褂，外来的护士各穿戴原学校或原医院的白色护士衣帽，协和护校毕业的护士，另着一种大裙子式的护士衣和带褶的护士帽，等等。就形成了一种等级界限森严，层层压制的状况。

那时，美帝国主义分子高高在上地统治着一切，享受着一切特权。他们占据着最高地位，拿着最高额的薪金，住着最好的房屋。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不学无术的流氓，一来到协和，一般也能作个襄教授(比副教授高一级)。一个中国大夫，不管技术怎么高明，一般只能作到副教授，作美帝国主义分子的

助手。美国人住的房子，中国人不能随便进去，美国人用的厕所，中国人不能用。就连在协和的大楼里走路，只要美国人在前面走，中国人都不能走在他的前面去。

在旧协和，最下等的奴隶是工人。美帝国主义分子对工人一开口就喊臭苦力，臭工人。他们根本不把工人当人看，认为工人是贱价劳力，象驴和马一样，不拿鞭子赶就不行。

那时候，对工人有许多苛刻的和侮辱性的规定。工人吃的东西，必须装在带盖的铁盒里，不许吸烟和吃葱蒜等有气味的食物。工人大小便时间每次不得超过五到十二分钟。哪怕是三伏天，工人的袖子和裤腿不得往上卷，袜子不得往下卷，到病房必须绑紧裤腿，以防身上有虱子带入。下班的时候，必须双手下垂和有秩序地走出去。协和东西南北四个门，工人和助理员出入，只许走北门，北门靠近太平间，也是抬运死尸出入的地方，谁要是违反了这些规定，就要扣工资，罚款或开除。电梯工人鲁连玉同志有一次开电梯，一个帝国主义分子由于个子高，沒有低下他的狗头，把帽子碰掉了。他硬说电梯工沒开好门，回到办公室马上给工厂打电话，开除鲁连玉同志。这件事引起了工人同志们极大的愤慨，纷纷到工厂办公室进行斗爭，由于工人的斗爭，由于他们实在理屈词穷，鲁连玉同志才免于开除。但为了怕这个美帝国主义分子看见了不答应，又把鲁连玉同志调到下水道和阁楼上工作，又热又闷，又阴又暗，终日不见阳光。有一次鲁连玉同志走在楼道里又遇见了那个美帝国主义分子，他凶狠地用手指着鲁连玉同志要说话，鲁连玉同志马上扭头就跑了。帝国主义分子就是那样在中国横行霸道，欺压中国人民。甚至连帝国主义的走狗，奴才，当时的协和医学院教务长胡正祥也狗仗人势，污蔑工

人，说什么："二条腿的哈蟆难找，二条腿的工人有的是。把盆里放上窝头，一敲盆边，要多少有多少。"（胡正祥是现中国医学科学院实研所病理学系主任，是里通外国的一贯反共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医学科学院现党委第一书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希清解放前就曾经拜倒在他的门下。）他们就是不把工人当作人。

那时候，工人没宿舍，没食堂，吃饭经常是在过道里或厕所里，而且是吃冷饭，喝冷水。特别是轮到上夜班时更苦。不管是刮风，下雨，下雪，都得提早从家里赶来，在门外等。因为不到钟点，工人进不去；到迟了，又要受到处分，甚至被开除。工人作工，有人监视，工人只要有一点不顺眼，就要被诬为贼，遭到解雇，而且还要在东门口贴上象片，象犯人一样遭受侮辱。工人王金祥被美帝国主义分子诬赖偷东西而被开除，他的母亲也活活地被气死了。

协和工人因为长期从事奴隶般的劳动，许多人都得了慢性病。可是工人有病不准找中医，也不准吃中药，同时又不敢到医院里去看，因为害怕被拿去做"剖料"。一九二七年，一个姓萧的工人，头两天还和工友们一起开玩笑，有人说："你可别上了解剖室。"他笑着说："看我这样的还能进得了解剖室？"可是没过两天，他得了一点小病，真的被活活治死，被拿去解剖了。

协和总务科科长，美帝国主义分子博文，在美国时，就是专门压迫黑人的种族主义者。来到协和后，他仍象压迫黑人一样压迫我国工人。工人到他的宿舍去干活，怕工人弄脏了他的地板，都必须先把鞋子脱了，才能进去。有一次，他想借故开除营养部的一批工人，硬说那些工人得了痢疾，有痢疾

菌。这件事，激起了营养部全体六十多名工人的愤怒。工人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便团结起来罢工，不准他随便解雇工人。罢工的当天，病房里没能开上饭，病人都向博文提出了抗议。最后博文不得不暂时对斗爭作了让步。还有一个直接统治工人的美帝国主义分子海斯典，是一个十分凶恶的老女人，协和人叫她“笑面虎”，她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苦力皇后”。她每天拿着一块漂白的手帕，到处查看，到处摸擦；有时，还故意把一件小东西放在屋角里，查看工人擦地板是否擦得干净。她的白手帕上如果抹了一点土，或是地角上的小东西没有打扫走，她就大声训斥工人，甚至罚钱和开除工人。当时，供应室有一个叫关淑敏的老女工，被派到病房收脏衣服，她背了十来个大包袱，可是，海斯典一定不准她坐电梯。有一个叫白文清的工人，在工作中，跌坏了股骨，站都站不起来，海斯典不但不让他休息治疗，还威胁他不好好干就开除。因为腿不能弯曲，蹲不下去，有一次，他偷偷地用了职员的带抽水马桶厕所，被海斯典知道了，把他痛骂了一顿，还给他警告处分。工人白铁生，帮助一个工友打扫房间，因打扫迟了，那个工友被开除，白铁生也被罚款。一次，一个工人和厨师要了几块剩馒头片，被海斯典知道了，两人都立即被开除。在旧协和，已经发黄了的档案里，我找到了好多海斯典当时统治协和工人的人事卡片。那些卡片上面写着：“大夫报告，他把毡子当枕头在椅子上睡着了，开除。”“打破一只大瓶，开除。”“太笨，开除。”“某女士发现他在八楼三层看书两次，开除。”“很性急……似乎不听领导的话，开除。”……这就是海斯典的所谓开除工人的“理由”，在她的毒手下，许多工人就这样在受尽了压迫和剝削后，又丢掉了饭碗。美帝国主义分子，对协和的护

士是分别对待的，对高级护士和一般小护士，对协和护校毕业的和外来的护士对待都很不相同。一般的小护士是被看做丫头和使女。她们整天都提心吊胆的在病房里忙碌地工作着，唯恐出了差错，受处罚或被开除。为了怕把白衣裙坐出了褶子，受到训斥，她们整天连坐也不敢坐一下。外国大夫来查病房，小护士总是吓得赶忙躲了起来，要不，就要遭到白眼或训斥，甚至被开除。现在儿科病房工作的金志明，当年是个助理员（比护士更低一级），她的姐姐金志纯是个小护士。就因为森严的等级制度，在医院里，她从来不敢和姐姐说一句话；因为她穿着助理员的绿大褂，到护士楼宿舍看一下姐姐，也要受到歧视。她家住在东单三条走协和南门出进最近，可是，按照规定，她只能走北门，每天上下班，都得要绕着路走。那时候在协和，女医生、女护士、女职员、女协理员结婚是被歧视的。中国妇女要打算长期在协和工作，就必须一辈子打单身。这是由美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妇女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所决定的。

1932 年 2 月 15 日，协和董事会会议记录中就这样记载着："因为结婚妇女的任用，被认为是例外的，和临时性的，所以在她们不是因为疾病而不能服务时如产假期间，可以同意准假，但不付薪金"。当时除女医生、女护士、女职员必须是未结婚的年青妇女外，连缝纫部和敷料室的女工，也都只招收未结婚的女青年和寡妇。女护士金志纯瞒着美帝国主义分子结了婚，可是不久偏偏又怀上了一个双胞胎，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金志纯本来在白班工作，却被认为大肚子的护士作白班太不美观，有伤大雅，一定要让他作夜班，她因为夜班太劳累，很快就流产了，身体也被弄坏了。

在旧协和，技术员也是受到洋人和“高级大夫”们歧视的下层人员，名为技术员，实际经常还书、送信、买烟、跑腿，甚至大夫的朋友来看病还要管挂号。二十年日复一日地作常规化验，洗尸体，穿骨头，就这样，还是什么人也看不起，大夫的厕所，技术员都不许去。由于长期劳累和感染，很多人得了肺结核，以致死去，但申请要件隔离衣，校方也嫌费钱不给，技术员的生命比隔离衣还不值。

美帝国主义分子对待协和的中国教师、大夫、高级护士，主要是用物质享受和美国思想来进行毒化和奴化，培养他们崇拜美国生活方式和一切以美国标准为荣，使他们忘掉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且看不起自己的祖国。从表面上看来，美帝国主义分子，对这部分人和蔼可亲、有礼貌，甚至用茶会、请客、送礼等小恩小惠拉拢他们，鼓励他们用英文写论文，送到美国去发表，当美国博士，享受高薪待遇。虽然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并不多，但美帝国主义分子说，这是要在中国人民前树立榜样，使中国人看到作一个美帝国主义的奴才能够得到一些什么，在中国人民中间培养亲美崇美思想。美帝国主义分子对“高级”护士还加上了一条侮辱性的标准，要求他们会说流利的英语，“要有适合于年龄和身材的身高和体重，光亮的头发，闪亮的眼睛，整齐的牙齿、有愉快表情的嘴……”。在协和护士学校，卫生课程的考试记分标准，就有这样一项明文规定。

由于受了美帝国主义的思想毒素，的确有少数中国医生和护士也竟然忘掉了自己是中国人，有的人在医疗、教学研究上以美国主子为榜样，走上了以病人作试验的道路，成为可耻的洋奴才和走狗。

神经科的协和“高材生”冯应琨(此人至今还在协和教学，继续向学生散毒)解放前，不但散布过大量反动言论，极度崇美、亲美，而且是一个大贪污犯。这个所谓“名教授”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雷曼在协和拿中国人作活体试验的帮凶之一，他曾协助雷曼作残酷的癫痫试验，一直到解放后，他还公开说雷曼拿病人作抽风试验的影片“有科学价值”。公然声称：“从科学立场来看，我们用五十几个人作实验，可谓有极大贡献，打一针沒关系……”。

反动的学术权威刘士豪，这是过去旧协和所炫耀的“美国标准”，“协和标准”的“高材生”之一，这个十足的洋奴才是1929年仅有的五个毕业生中的“头榜”，是美帝国主义分子最欣赏的学生。解放前，一直被推崇为医学界的代谢病“权威”“专家”，是“博学多识”有“国际水平”的唯一升到协和正教授的毕业生。刘士豪的名声究竟是怎样得来的!?还是让我们看看下面的两个触目惊心的例子吧!

病人崔树坪，女，45岁，失业缝纫女工，因“极端严重的软骨病致全身骨胳疼痛及全身骨胳变形”而于1939年10月7日住院(括号内均为病历上原来的话)。在门诊时，即为杀人犯刘士豪所看中，认为是一个“很有兴趣”的病例，可供他“进行研究”于是由他亲自安排病人入院，同时并令其公公、其女，签署了尸检允许证书。病人自住院至死亡(1939年11月27日)共51天。纵使病人在住院后第三日发高烧(38.9°C)，纵使病人由于低血钙不断出现抽搐症，以及心动过速症，显著营养不良性水肿等，甚至病人在住院第三日夜已处于濒死的严重情况，但刘士豪及其一得力助手朱××仍不顾一切按原计划进行钙磷代谢的研究。病例上的病程日志上有如下记录：

（括号中的文字是作者加的）

			Ca	P
			（化验结果）	
10/7	病危住院			
10/9	代谢研究		7.04	2.1

每四日取静脉血一次（前后共取22次，甚至病人已死15′仍取一次）只许喝蒸馏水（唯恐水中有Ca）

			Ca	P
10/10	给特别饮食		7.63	2.35
	蛋白	30g		
	脂肪	40g		
	醣	140g		
	Ca	0.1155	T: 38.9°C	
	P	0.489		
	总热量	1079 卡		

（不顾高热，进行实验研究，给以低蛋白，低脂肪，低醣，低热量，低钙饮食）

				Ca	P
10/14	给特别饮食				
	蛋白	11g			
	脂肪	3g			
	醣	98g	10/13		
	Ca	0.0719		8.51	1.79
	P	0.210			
	总热量	465 卡			
10/18	给特别饮食			5.50	2.67
	蛋白	11g			
	脂肪	5g			

醣　　　98g

Ca　　　0.090

P　　　0.225

总热量　　480 卡

10/22　乳酸钙 7.7%　25c.c.　每日四次

给特别饮食　　　5.08　2.01

……

……

（非常恶毒，仅给 Ca，而不给维生素 D.！无法吸收）

10/28　10% 磷酸钠 10c.c.，每日六次

6.20　1.72

（大量给磷，以使 Ca 再下降）

11/3　给特别饮食

……

Vigantal　1/2c.c.　每日二次

（为研究而给 Vigantal）

11/19　Vitamin　B_1　5mg　每日一次

（明知维生素均缺乏，食欲又极不好，但只给极少量的 B_1）

11/27　上午 10 点 5 分死亡　　6.50　2.44

一个无辜的贫农老大娘崔树坪，就这样活活被刘士豪杀死了！当病人因低钙，骨胳畸形，水肿等而出现心跳气短，手足痉挛的痛苦症状时，这个刽子手却得意地在他的研究报告上写道："病人产生了维生素缺乏的最典型的病征，再也没有一个病历有这样的完整！这样典型！"

杀人犯刘士豪就是这样还不死心，为了写出他的"国际水



照片 6　被残杀的崔树坪大娘入院时的情况

平”的论文，他伙同医院院长王锡炽，以“慈善”为名取得“处理尸体权利”，家庭不得过问尸体处理情况。而崔大娘的家里因无钱掩埋，只好把全部后事交给医院。于是，刘士豪这个刽子手就伙同病理系秦××和现在的中国医学院党委书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白希清把崔树坪的骨胳全部取出，并且炫耀这比当时的妇产科主任马士敦的软骨病骨盆标本和1910 年德国房瑞克特浩森所发表的软骨病全骨胳还要“高级”。于是署名刘士豪、秦××、朱××、白希清的“国际水平”的一篇论文就登在了中华医学杂志 1940 年 8 月刊上了！

要知道，当时在世界上，把病人的骨胳完全剥出，这还是绝无仅有的一两件事，而刘士豪、白希清就干出来了！在剥出骨胳后，把遗体交给崔树坪家属时，还欺骗说：“尸体已全部交给病人家属”！这个骨架至今仍保存在协和病理科。

刘士豪的“高级论文”出来了，而崔树坪老大娘的家里却留下了年过六十的老公公和两个孩子。本来一家人就只住在一个小黑屋里，而崔大娘一天也只能挣一毛钱工资，自她患病



照片 7　被刘士豪和白希清等人合谋剥出的崔树坪大娘的骨架

后，生活更加痛苦不堪，以致不得不到处借债。

1940 年初，一个已患 4 年骨质软化症的病人杨亭萱来到协和门诊，当时病情严重，手足搐搦。刘士豪看到这个病人很适合自己作研究的需要，于是就要求病人住院“治疗”。但因病人家中有 4 个小孩需要病人的照顾，刘士豪就改变方法，开始在门诊对她进行为期一年的实验，故意坚持不给应有的治疗，一方面为了观察冬季是否因少晒阳光而病情趋重，夏天是否因多晒阳光而病情好转，另一方面更恶毒的是用这种不给治疗的手段拖住病人，让她不得不有一天因病重而“自投罗网”。一年中，杨亭萱就这样拖着有重病而根本得不到治疗的身子来照顾小孩，缝衣糊口，由于再度怀孕，病情更加严重，被迫入院，就这样，杨亭萱终于掉入了火坑。入院后，残无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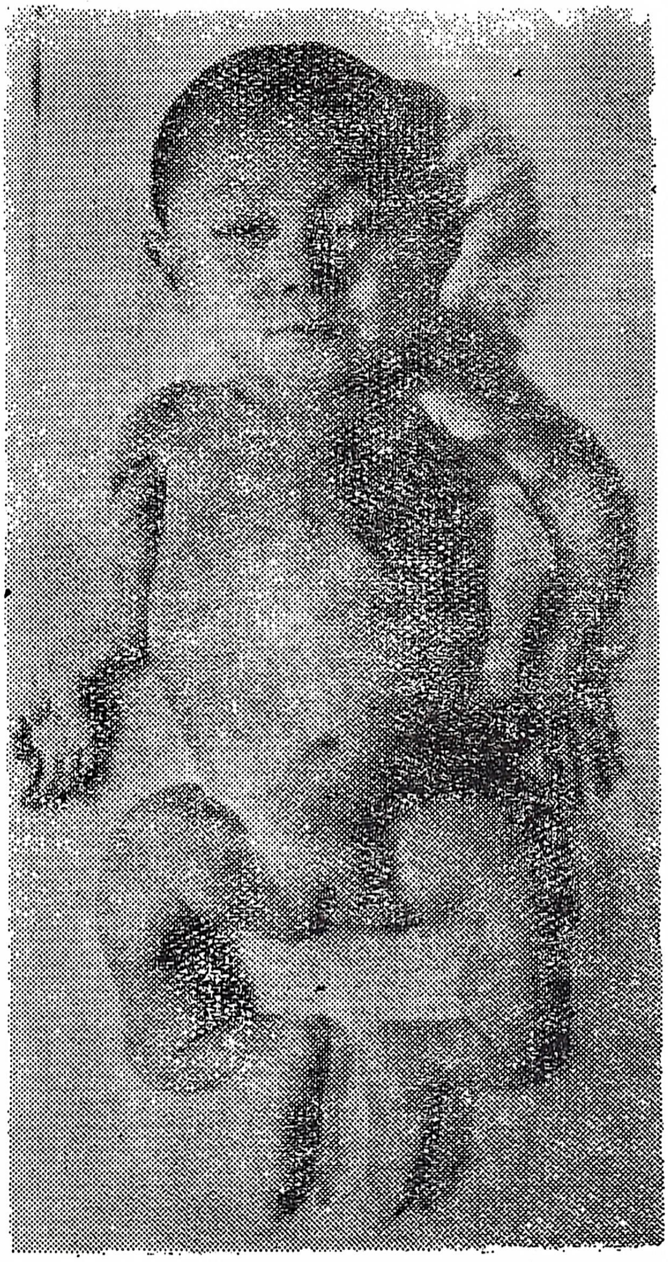
的刘士豪就对她进行了一系列重复的肝功、胃液分析、基础代谢、血液化学的检查实验，最后竟然丧心病狂地要求病人答应切下一块骨头作活体检查，说什么“为了更好确诊给你治病，必须取一块骨头化验”。为了写一篇“协和标准”“美国标准”的论文，刘士豪竟然像刽子手一样地要对病人任意宰割了！杨亭萱在重病中，听到这样的威胁，吓的想逃脱这个阎王大夫，最后从二楼上摔了下来，



照片 8 （说明同照片 7）

跌的遍体鳞伤，精神方面也受到了很大刺激。狠毒的刘士豪，这时竟然仍然坚持自己的实验观察，而且声言“该病人有精神分裂症”！看，这个刽子手心肠是何等毒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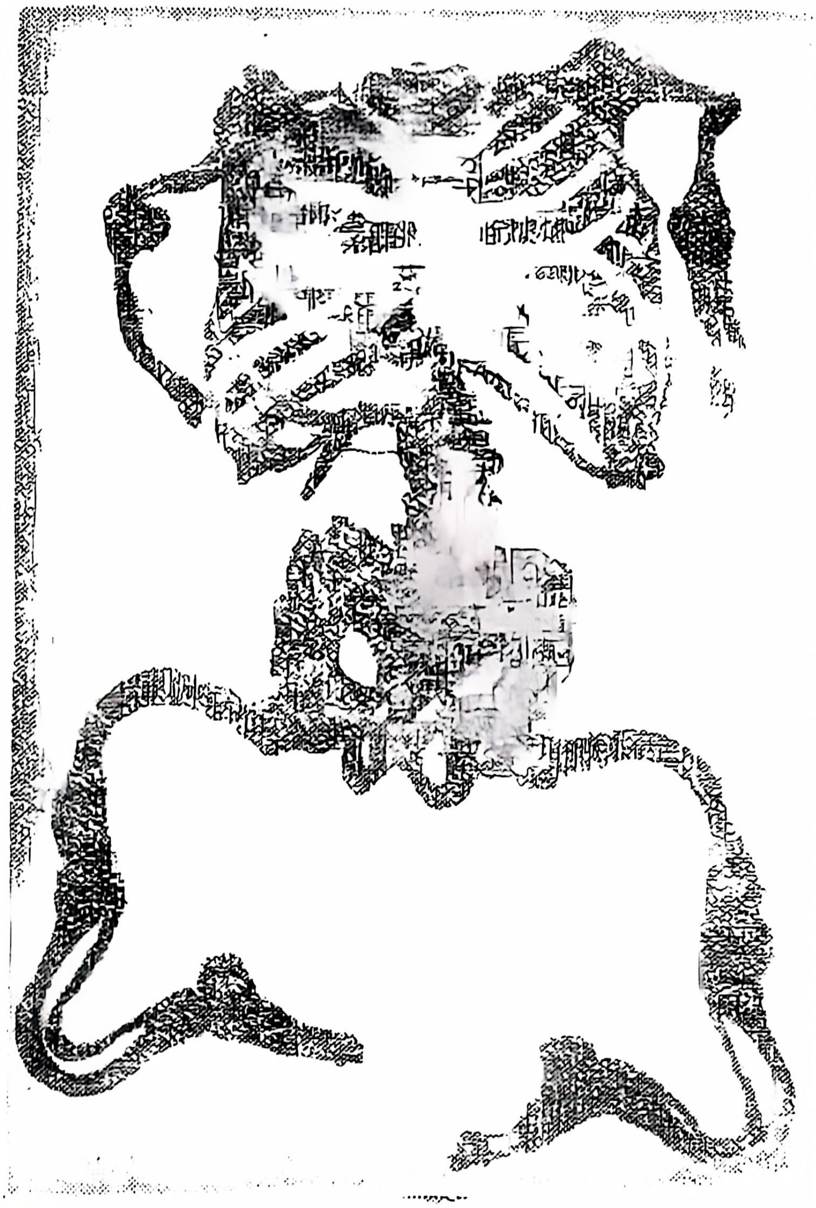
刘士豪杀害的劳苦人民又岂止这两个！四十多年来，他一贯惨无人道地拿病人作试验，残害劳动人民，作为他写论文“流芳百世”取得名利地位的晋升之阶。刘士豪的“名”完全是建筑在劳动人民的血泪和骨胳上！这就是“协和标准”！这就



照片 9　杀人犯刘士豪滔天罪行的又一铁证——被他杀害的一个无辜幼儿

是美帝国主义培养出来的得意奴才！

从 1930 年起，他就多次对孤儿、孕妇和劳苦病人作残酷的活体试验，解放前，受他迫害的病人无法计算。而这个刘士豪在解放后仍然坚持其反动阶级立场，一贯与党作对，对贵妇人，对过去的一些大汉奸、大战犯，卑躬屈膝，一副狗奴才相，而对党的干部和劳动人民却敲诈勒索，甚至公然对抗不给看病。在卫生部、医学科学院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包庇下，这个污蔑党的领导干部，攻击土改、阻挠群众反对美帝，为美帝辩护，污蔑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为反革命分子辩护，追随农工民主党的右派集团向党进攻、抗拒改造企图翻案的，污蔑大跃进，替修正主义辩护的刽子手，竟然爬上了北京市人民代表地位，当上了院长，科主任，就是这个刘士豪，在 1962 年—1964年竟在光天化日之下继续拿病人作试验，为非作歹，给



照片 10　被害幼儿的全身骨骼。这笔血债必须加倍偿还!

很多病人造成了生命危险。这个杀人犯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才被革命群众揪出来,进行了斗争。

拿病人作实验的例子在旧协和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随着毒化教育的加深不少的旧协和毕业的中国大夫也渐渐像刘士豪一样走上了这条罪恶的道路。

妇产科×××,也同样干过这种残无人道的事情:

1948 年她在协和作实习大夫时,妇科病房来了一个外阴

部恶性肿瘤患者，病已是晚期，生命很危险，但是为了“教学”为了“研究”，假惺惺将她收入院，然后就准备下毒手了。本来准备剖腹探查，但病人全身情况极为不佳，当这位实习大夫向上级大夫请示时，回答是：“反正没什么希望了，我们不准备做什么手术，只打开肚子取一块标本。”于是病人立即移送手术室，一番折腾后病人全身状况急剧恶化，只好打一针强心针推回病室，不但不进行抢救反而在病人肚子上刺了一针，以图取得标本。当未达到目的时，就趁病人未死从阴道里剪取一块活体标本。目的达到了，随着标本的取出，病人的鲜血也染红了床单！这就是“协和标准”的大夫！从刘士豪到×××一代一代将此毒种传下去。美帝国主义培养出来的就是这样的“高材生”！美帝国主义思想毒化的效果可见是多么深！

不仅是大夫，护士们由于受了美国思想的毒素，有的人在护理工作中，一味追求形式上的美观。在病房里铺床时，把病人推过来推过去，只要铺的特别平，像没有人睡过的一样就好。有时把病人的脚窝在单子里也不管，只要外表铺的尺寸合规格，整洁美观就行。铺好后还要一再嘱咐病人不要动，整理病人用的东西时，也是要挂得整齐美观就行，根本不去考虑病人是否方便。

“北京人”之劫

在协和，美帝国主义还盗窃了我国人民的文化珍宝——“北京人”。

三十五年以前，我国的科学家和工人，在离北京城西南五

十四公里的房山县周口店龙骨山发掘了四五十万年以前的中国猿人——“北京人”的遗址，挖出了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自从第一个头盖骨发现以后，在这座宝山——人类的故居，就陆续有大量的中国猿人化石的发现，同时出土的还有中国猿人用的石器和丰富的动物化石。这些都是研究人类历史发源的稀世之宝。

我们走进中国历史博物馆第一个陈列室——原始社会陈列室，中国猿人背负着一只野鹿的塑像就迎面矗立在我们的眼前。这个栩栩如生的塑像告诉我们：人类在那时候就已经艰难地开创着我们今天居住着的世界。靠近这个塑像的第一个陈列柜里面就陈列着中国猿人头骨的模型。一个细心的参观者看了说明书以后，他会发现，这些头骨的化石已经痛心地遗失了！

这样无价之宝怎么会遗失呢？每一个参观者都自然地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原来在1929年的时候，为了进行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工作，我国地质调查部门成立了“新生代研究室”。可恨又可耻的是，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有钱买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和过荒淫无耻的侈奢生活，却不愿拿出少许的钱来进行研究工作。这样，“新生代研究室”就和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系“合作”，由洛克斐勒基金会签订了一个所谓合同，“合同”上规定：“新生代研究室”采取的标本，包括人类化石在内，都属中国政府所有，任何人不能运往外国。但研究人类化石的权利却属于洛克斐勒基金会的代表人或它推荐的人。从这里不难看出“新生代研究室，实际上成了一个替美帝国主义发掘和供给研究材料的部门。从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美帝国主义对我国

进行的无微不至的文化侵略和美帝国主义对我国人民的所谓“友谊”和“善意”了！

因为这个缘故，“北京人”头骨化石，就一直放在协和医学院解剖系的一个研究室里。

1937 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华北，“北京人”头骨化石仍然放在协和，由洛克斐勒基金会指定的代表人协和医学院解剖系教授魏敦瑞保藏着。

1941 年，眼看太平洋战争就要爆发了，这年四月，魏敦瑞去美国的时候，曾经企图把“北京人”头骨化石带走。但因为时间已经来不及，他要一个和他一起在研究室工作的胡承志在情况紧迫的时候，把化石装箱交给协和医学院校长胡恒德或者总务长博文，由他们交给美国使馆运到美国去。这年十月下旬，有一天，博文叫胡承志赶快把“北京人”头骨化石装箱。胡承志把“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头骨化石先用擦显微镜的细棉纸包好，再用软纸、医用吸水棉花、粉莲纸和医用细纱布一层层包裹，分别装入几个小木箱内，又用吸水棉花把小木箱塡满。小木箱内周围六面都放有防震的弹性瓦壠纸数层。除头骨化石外，他还把一些牙齿和小骨胳放进类似装手饰用的小纸匣。在小纸匣的玻璃上面都贴着有红边的标记号码，还详细注明了牙齿所属的部位。然后，他便把小木箱和小纸匣分别放到两个白色的大木箱里面，同时用木丝把大木箱塡满。这样装好以后，他便亲自监押叫工友用车送到博文的办公室，当面交给博文。

从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出，“北京人”的头骨化石一直是由洛克斐勒基金会的代表人保藏着，并由美国人负责运往美国，但是竟然就这样被美帝国主义“遗失”了。

“北京人”头骨化石是我国的著名的无价之宝，美帝国主义本想据为己有，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也就在那里觊觎着了。那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日本东京大学人类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和助教高井冬二就来到了北京，筹划进行掠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当日清晨，日本帝国主义就占领了协和，并立即派兵看管了曾经存放“北京人”头骨化石的解剖系研究室的两个保险柜。但日本帝国主义发现了保险柜内放置的不是真正的头骨化石，而是化石模型。半年以后，即在1942年四、五月间，日本帝国主义“北支派遣军总司令部”派了一个名叫锭者繁晴的特务，专门负责追查“北京人”头骨化石的下落。长谷部言人还亲自到过周口店，说要在那里进行发掘。这样又过了两个月，忽然得到消息，说“北京人”头骨化石在天津找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还要一个曾经在协和医学院解剖系研究室工作过的德籍犹太人、魏敦瑞教授的女秘书赫斯柏格，到天津去辨认。但她到天津刚下火车的时候，又叫她马上回北京。从此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就不再提起找“北京人”头骨化石的事了，长谷部言人和高井东二等也悄悄地回到东京去了，不再说要是周口店发掘了。很显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找到了头骨化石，只是他不愿意叫人知道就是了。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英国的路透社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央社都先后报道过，“北京人”头骨化石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发现，并已由日本人交给麦克阿瑟总部。但是麦克阿瑟总部交给国民党反动派的，只是一些毫无价值的破模型和照片、帐本等。

“北京人”头骨化石到底到那里去了呢？这里我们可以来看看美帝国主义的强盗嘴脸。

1951年3月22日香港星岛晚报登载美国合众社纽约21日电：美国古物馆（即美国自然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沙比罗博士说："北京人"遗骨在从北京运出"以免落入日本之人之手"时即告失落。他说：有一个消息说载该遗骨赴天津港的小船侧倾，该骨箱坠海云"。

英国人路思·慕尔写的一本"人、时间和化石"的书里，提到了北京人头骨化石遗失的经过情况。他在这本书的序言里说：洛克斐勒驻华医社的秘书皮尔斯曾经供给他许多材料。他这样写着：'……胡顿博士（即胡恒德）带着点不愿意的神情去请求上校威廉W.阿尔斯梯（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海军陆战队支队的司令官），把"北京人"的标本随着在几天内即将离开的海军陆战队支队运往美国的安全地方去。

胡顿博士亲自把骨胳——仅有几把大小、装在玻璃瓶中——交给上校。胡顿并且告诉他要像秘密材料一样处理他们。离开时虽很匆忙，上校还是亲自把它们装在他的一只手提箱里，与一些使馆最有价值的文件放在一起。

"12月5日早上五点钟，海军陆战队的专车带着隐匿的'北京人'遗骸离开了北京。由日本人的满洲铁路到了中国沿海岸的小城市秦皇岛。在那里将会见一只由上海往北驶的美国定期航轮——哈里逊总统号。

"那个会见再也没有实现，在12月7日，炸弹轰炸了珍珠港。战争立刻传染到远东。

"哈里逊号的船员们为了不让它被捕获，便使它在杨子江口搁浅了。海军陆战队的火车带了它的特殊货物和警卫队在秦皇岛被捕获了。

"以后发生的事情便被谣言所笼罩，战争所混乱了。只有

一个事实是确定了的。就是从那时起‘北京人’化石全部遗失了。不管三国政府如何努力的寻找，但是它们从世界上消失了，完全像当日被埋在龙骨山的土中时一样。

“根据一个解释说，日本人把所有从火车上卸下来的箱子载在驳船上，预备把它们带到了正要开往天津的货船上去。据说，驳船翻掉了，‘北京人’化石被冲走或沉到海底去了。

“另一种说法是掠夺火车的日本人不知道骨片的价值，或者把它们扔掉了，或者把它们当作‘龙骨’，卖给了中国商人。假如这样，它们早就被研成了粉末‘当作药品了……”

够了，不必再多引了。总之，关于研究人类起源的宝贵材料，我国人民的文化珍宝——“北京人”头骨化石遗失的经过情况，美帝国主义向世界人民的交待，大体上就是这样。美帝国主义死啃住一点，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带着“北京人”头骨化石从北京运走的时候，即告遗失，好像这样一说，他的责任就可以卸掉了。

为了要把头骨化石说成是被日本人随便扔掉了，就把头骨化石说成只有几把大小，装在玻璃瓶子里。事实上不是只有几把，而是有五个比较完整的头骨，十个比较完整的下颌骨，一百三十个牙齿，还有许多其它骨胳，不是装在玻璃瓶里，而是被细致包裹好以后放在两个大木箱子里。但是美帝国主义确又忘记了，即然这些玻璃瓶是和最重要的文件放在一起，日本人又怎么能把它们随便扔掉呢？为了使“北京人”的头骨化石灭迹，美帝国主义又说它们是到海底去了，但他又说不出一丝一毫的根据来。这种矛盾百出的说法，当然是不能令人置信的。

不管怎样，美帝国主义到底还是否认不了，“北京人”头骨

化石是一直由他保管和被他盗窃走的。我们相信，终久有一天，“北京人”头骨化石会弄得水落石出，物归原主。

除了“北京人”以外，美帝国主义分子还利用协和对我国珍贵药材进行掠夺。麻黄是我国的特产，远在明朝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发现了它的医疗价值。协和药理科主任，一个不学无术的美帝国主义分子伊博恩，把我国人民用血汗研究出来的麻黄的成果盗窃到美国去发表，同时，他们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的材料，在协和进行小规模的麻黄素提炼工作。制成的成品，百分之七十供给美帝国主义使用。后来协和的中国技术人员的工人发现了成本低、疗效高的新的提炼方法，伊博恩又把这种方法盗窃寄往美国各大药场。这样，美帝国主义就开始从我国大量掠夺麻黄到美国去制造。据 1929 年 8 月 10 日美国礼来药厂驻沪代理人司密斯写给伊博恩的一封信上说：“我们的大困难是麻黄的来源不足，现在米兰已启程去青岛到北京去，他去的一个目的是打听麻黄的来源和购买的好办法……。若是你能告诉他如何可以买到大量的麻黄，那我们会非常感谢你……”于是，美帝国主义分子便从我国的山西、大同等地采购了麻黄盗运美国。据海关统计，仅从天津出口的麻黄 1926 年上半年为二十二万余磅，1928 年就增加到一百多万磅。

这是美帝国主义利用协和盗窃我国科学研究成果的一个具体例子。

美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任意掠夺的罪证还很多，例如做过协和皮花科主任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弗瑞慈就曾说：“我们收集的中国医药材料继续增加，正准备运美……。”协和病理科主任梅斯在朝鲜和我国东北调查，搜集材料，回国时行李重达

十九吨半。

披着人皮的狼

北京协和医学院，办在中国的土地上。但是，美帝国主义把这片土地完全变成了它的殖民地，变成了一个侵略据地。在这片土地上浸透着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泪。在人民接收以前的几十年里，整个协和，连门口的一对石狮子在内，蒙受的耻辱是倾长江的水也洗不干净的。

在这片土地上，美帝国主义分子主宰着一切。他们在协和横行霸道，无恶不做，而且利用协和搜集情报，进行特务活动。但是由于他们有治外法权的保护，有金钱的控制，又和中国反动政府互相勾结，那时候，中国人民对他们简直奈何不得。

过去在协和的美帝国主义份子，和今天美帝国主义派到世界各地的“和平队”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肯尼迪不就说过吗，“和平队”是为了对别国人民的福利做出贡献”，这些贡献就是在亚非和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国家办教育”，“指导”“公共卫生”等等。而实际呢，和平队员是在向那些国家人民灌输“美国生活方式”，用美国“民主”“自由”的思想去麻痹和腐蚀这些国家的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大力向这些国家进行文化方面的侵略，特别是教育方面的渗透。因此，对照着今天美国的“和平队”，再看看过去协和的美帝国主义分子的嘴脸，就对今天的亚、非、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提高警惕，特别有教育意义。

美帝国主义派到协和来的许多头面“人物”，都是披着人皮的狼。例如协和代理校长顾临、第二任校长胡恒德、公共卫生学系主任兰安生，都是有名的国际间谍。他们和国民党反动政府互相勾结，兰安生还当过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卫生局顾问。这些人都把协和当作一个理想的特务活动据点。一九二九年八月十六日，顾临给洛克斐勒基金主席文森的报告里就这样说过：“协和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仍是国际卫生代表(指兰安生)的良好立足处，他在直接管理的公共卫生工作没有大事做的时候，有了协和的职务，就可以很自然地为他解释，他为什么要留在中国。”

兰安生这个野心勃勃的大特务，曾经在中国长期进行特务活动。他为洛克斐勒在协和的代理人顾临所赏识，认为熟悉中国语言，派他到中国来，名义上是公共卫生科教授，实际上是从是特务活动。他为了扩大他的特务活动，打入国民党政府，与孔祥熙、宋子文互相勾结。以后，纽约批准他作国民党反动派的名誉顾问，并夺取了红十字会的领导权，操纵这个国际机构为美帝国主义服务。

兰安生到协和当主任不久，即去日本及其它各地，一年之中有八个月在协和以外活动；他给顾临的信中，野心勃勃地说要在世界各地建立“美国的新秩序”，就是说，要进行世界性的侵略。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二年的十一年间，他还利用协和学生暑期出外调查，搜集了我国沿海和内地大小整四十处城市的地理、气候、历史沿革、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仅仅关于北京的就有一九二一、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九共三年的材料；调查内容除一般公共卫生情况外，关于地理、气候、交通、商业、历史沿革、政府机关、学校、工厂、报纸、

宗教、慈善事业，妓院等等。

美帝国主义分子搜集的情报，有的直接寄给了美国的军事机构，例如协和寄生虫科主任付乐康一九二三年搜集的“中国及其附近的人体蠕虫分类”，顾临就写信叫胡恒德寄给美国军医图书馆，军医学院、海军医学院和公共卫生处的总医院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队在我国福建登陆时所持的军事地图上，就有我国寄生虫病分布情况的记载。

协和生化科主任窦维廉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美国专家”。他身为生化科主任，连细胞的氧化还原还不懂。他原是在美国宾州大学学文学的，后来改行学了三年化学，竟然得了个博士学位，随后就披上了专家的外衣，从一九一五年就来到中国。他充任过山东齐鲁大学教授，燕京大学化学系主任、代理教务长，是个老牌特务。他不仅在学校里一贯镇压学生运动，而且在中国还干了许多特务情报工作。在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他给山东美国领事馆领事阿尔曼写的关于山东经济情报里说：“由于我对山东工业及经济情况的了解，我相信在美国我们应当注意训练有关下列工业的山东学生，我依它的重要程度排在后面——一、农业及林业；二、染料工业及纺识工业；三、化学工业——肥皂、苏打、纸、煤油、牛脂等；四、矿业工程；五、皮革工业及制革；六、蚕丝培养。

“山东当然还有别的工业，但我只选择了这几种，因为不仅这些是当前重要的工业，而且美国在这方面的方法和经验，可以利用在这省的工作方面。……”

北京解放后，一九四九年四月，窦维廉还有一份重要情报是写给大特务司徒雷登的，底稿沒找到，只有司徒雷登的回信说：“我对你所供给关于此时情况的报告感到非常高兴，并有

十分浓厚的兴趣，我现在正密切注视局势的发展，等候重返北平的时机。”

在协和，窦维廉还组织某些教师举行聚餐会，利用这种形式来收集我国情报。一九四九年，在我们伟大祖国隆重开国大典的时候，窦维廉却阴谋阻挠协和生化科工作人员参加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节日。十月一日的前一天，学校本来贴出布告决定放假一天，可是窦维廉却对科里工作人员说：“明天还得上班，游行是否可以不去！”大家和他据理力争，结果，他不得已，十分气愤地说：“游行前一定还要上班”。科里工作人员在他的威胁下，直到队伍整队出发的时候，才脱下实验服赶了出去。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庆祝自己国家的隆重节日，却要遭到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无理阻挠，简直岂有此理！

过去协和许多大夫都认为外科主任娄克斯是一个“学问渊博”“技术高明”的外科专家。实际上他只不过是在美国大学刚刚毕了业就到协和来的。那时候，他为了练习手术，什么手术都要自己做，根本不顾病人的生命。一次做肠吻合手术，竟把病人的肠子弄得完全不通了。他来协和七年以后，就做了外科主任教授。他自命是甲状腺专家，可是在做了外科主任教授好几年以后，他还不断发生令人不能容忍的医疗事故。一九四八年，有一个曹老太太在他做甲状腺手术时，由于他严重地不负责任，竟割断了两侧的喉返神经和割掉了甲状旁腺，不得不立刻施行气管切开术和每天注射钙盐液来维持生命。还有一个姓徐的女病人，也是作甲状腺手术，以后伤口留下了一块纱布，几个月没有出院。这就是娄克斯的高明“技术”。

娄克斯是协和被接管以前一段时期的洛克斐勒驻华医社

的代表(为了迷惑中国人民,这时驻华医社已改为中华医学促进会),协和实际当权者，又是美国国务院文化合作部派到中国来的特务。他和美国间谍情报机关联系密切，特务活动广泛,一九四八年一个临时来中国“调查”的间谍告诉他：“我上周来此，忙于设法到解放区去。此来我是为国际儿童救济基金的工作，是由联合国国际卫生局指派的。并不是因为我熟习什么儿童的事情,而是他们认为我可以铺平一条道路……”(1948 年 8 月 7 日利奥艾乐思给娄克思函)。在他的日记本上还经常记载着一些特务活动：例如：“我与柯乐柏(美国领事)谈及安全措施……”。大家记得当美帝正在我国东北进行细菌战,美帝正在非法宣布对日单独和约的生效,日本正在与台湾的蒋匪帮订立互助条约之前不久的时候，娄克斯又以专家学者的身份奔走于美国、日本与台湾之间,究竟搞的什么鬼难道还不明白吗?

北京解放后，这个美帝国主义分子还忠实地执行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想死赖着不走，他“置身于群狠之中”(美帝国主义分子恶狠狠地把中国人民叫做狠),是想要坚持协和这个侵略据点,对新中国进行破坏。他对驻华医社表示：“我们应当拿出所有的力量维持正常工作，一直到出我们能力所控制,环境逼迫我们停止的时候。”美帝国主义企图通过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从内部来破坏新中国的时候，他积把地动员他认为可靠的在美国的中国医务人员回国，他在给他的朋友的信里说：“目前最好的办法是：(一)聘请一些人来和我们共同冒这个险；(二)现在是每个聪明的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回国的时候了,好让他们有贡献于将来。”这个美帝国主义分子对协和这个侵略据点是多么留恋，又做着多么美妙甜蜜的

梦呵！

解放初期，协和人多么想打开窗户看看祖国呵！可是娄克斯不准。他在协和到处贩卖所谓“超政治”“纯学术”。那时候，每礼拜天协和有一次政治大课，可是他却加劲地在礼拜天巡查病房。从早上八点一直查到午后一点，用这种办法来绊住中国大夫。他还经常组织象“食道癌”、“血浆淀粉酶”等学术座谈会，来诱导外科大夫单纯追求技术。他拚命坚持他的命根子——协和的美国标准，他说：“技术人员应该坚持标准来影响你们新建的国家。”“协和标准是不能改变的，变了对中国医学前途不利。”他还不止一次地威胁地说：“协和改变标准，纽约就停止经费。”这是多么奇怪的逻辑，变了对中国不利，纽约却要停止经费，这是标准的美帝国主义的语言。去你的吧！美帝国主义的几个臭钱，不会永远是万能的！

娄克斯是一个表装“和蔼可亲”，实际是最阴险狡猾的家伙。在协和无论大小事沒有他的同意都是办不成的，可是无论在会议间或私人上，他从不说一句得罪人的话。他惯于请客、送礼这样一些小恩小惠来笼络中国人。他几乎沒有一个星期不请客。外科大夫们结婚，他一送礼就是二十元美金。有一次还把十来条领带送给外科大夫们。1950 年他离开中国的时候，因为走的匆忙，请客已经来不及，他把钱留下来给外科大夫们聚餐，他从中国夹着尾巴逃跑了。听说，现在又被派到别的国家去干特务活动去了。

前面提到的治死北大教授李特成的协和外科瘤组主任司匹斯是一个大流氓，大恶棍，协和人给他起了个浑号叫做“屠夫”。1943 年他来协和的时候，连止血钳都不会拿，但他却是外科学系瘤组主任和襄教授。为了练习手术，他毫无根据地

见了瘤子就割，完全不顾病人的死活。他的卧室里，经常搁着两三支枪、枕头底下还放着手枪。他威胁工人说："谁要敢不敲门就进来，我就开枪打死他。"他还经常侮辱中国妇女，他把被他愚弄来的中国妇女，按夜排表，侮辱玩弄。

担任过协和眼科主任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克朗菲尔，在协和五年（一九三四年至三九年），除了搜集材料，写了一本书带回国去了以外，既沒有教过几天书，也沒有看过几天门诊，他最喜爱的是骑马打猎。协和眼科曾经存放过他的一批关于骑马打猎的来往信件和通知书等等。他说："骑马打猎是我来华的最大兴趣。"他在写给他的朋友的一封信里说："我们仍旧住在乡下，整天和马混在一起。"

这里还要提到一个既够不上美帝国主义的头面"人物"，又够不上所谓"教授""专家"之流的女间谍福美龄。因为她实际也是协和幕后掌权者之一。她是协和董事会的秘书，注册主任，是老牌特务"中国通"福开森的女儿。是镇压学生的主角，全权掌握保送出国学生的思想。一九四六年纽约中华医学促进会秘书皮尔斯就曾来信表扬她说："在这里有许多人依赖你，欣尝你的工作。"

在北京解放以后，福美龄还干了许多特务活动。在她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从北京写给纽约中华医学促进会秘书皮尔斯的一封信里，可以看到在解放后的中国土地上，这些美帝国主义分子，和他们一手培养起来的奴才，解放前后一段时期协和医学院院长，右派分子李宗恩勾结在一起，干着破坏新中国的各种阴谋活动。她在信中说："我知道娄克斯自从回来（去纽约汇报工作回到北京）以后，曾不顾一切，三番五次地设法写信给你，想你对于学校与我们现在的活动已有了一个

概念。前些天他跟我谈到这些，并且我们同意这些是难于用语言和文字表达出来的。因为与其说这是一个特殊变化（指当时时局的暗语）倒不如说是气氛的问题——这气氛是来自校外的，……是值得警惕的。坦白地说，这种气氛使我们逐渐感觉到我们是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工作。因此，从各方面来看，前途是不可预测的。能够在“斗场”中有一个席位，是非常有趣的，但是对事实的认识上，娄克斯与我都同意所扮演的角色与其是在场内，倒不如在场外，而给以精神上的支持。

“现在正在进行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深远的意义的，毫无疑问地娄克斯已经写信告诉你，李宗恩是六百多个代表之一，被其他医学界人物选为科学界代表的五个医学界代表之一，因此我们对会议的进程得到有趣的侧面消息。…… 他（李宗恩在官方会议的前后和会议之间，都设法到我们这里来，并且不顾外界的需要，设法来参加了我们自己大部分的常会。……

„这些会议对我们直接影响之一，我想娄克斯已经告诉你了，就是把文海楼借给会议代表居住。从李宗恩开始，每一个人都是极不愿意答应这个要求的，但是似乎拒绝的结果，到最后可能比因为暂时调整职员和学生的住所而产生混乱与麻烦更会使人不安。——这就是上星期我没有做什么日常公事的原因之一。……”

从这面这些事实，我们不难看出美帝国主义分子们，是怎样处心积虑地阴谋破坏新中国。然而，不管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再玩弄什么阴谋诡计，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再受他们的欺骗了。这些美帝国主义分子，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死敌，终于都夹着尾巴逃跑了。

原作者　人民日报记者 陈柏生

改编者　红代会中国医科大学 红 卫 兵

红旗公社

批改筹备组

1967.5.